

●上官鼎经典作品集●

开山子



●珍藏版●

上官鼎经典作品集

再出手

上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欧阳轩

封面设计:吕 良

上官鼎经典作品集

再出手

上官鼎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)

7118 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34.5 字数:900 千字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4000 册

ISBN7-204-03770-5/I·670

定价:52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内容提要

浩浩武林并非风平浪静，一时间，众多归隐多年的各路英雄纷纷重现江湖，更有新人辈出。众人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武林充斥着危机……这一切均起因于邛山谷的藏珍及武学秘笈，可寻找藏珍谈何容易！

一代奇侠严晓星小小年纪，却潇洒倜傥，天资过人，胸罗奇学，并屡受奇人指点，练就一身超凡本领，并获多位妙龄女子的青睐。终于几可确定杀父元凶，却又有惊人消息传至，身后尚有主者，使得故事更加富有跌宕起伏之妙。出乎意料，令人不释其疑。

故事中处处激荡着智慧与武力的战斗，扣人心弦，引人入胜，值得一读。

秋深露白，木叶萧萧，一声悲哭雁迁长空，西风卷起漫空黄尘，冀南大名府效外官道旁两行垂柳，无复当日的翠拂行人，垂烟商绿情景，秃条儿尽自迎风摇曳更凭添了几分萧瑟气氛。

拂晓时分，道上现出一个镖局人物，似是兴高采烈，连夜赶路，昨晚关未打尖模样，喧笑不绝。

遥随镖局一行的只见是一只双驹套车，车辕上坐定一个赶车把式，约莫四旬开外年岁，年岁貌像粗豪诚样，头戴一顶软毡帽亦似一夜未睡，肩背等处犹自余留洁白霜屑，在他身旁摆放着一只细颈瓷壶。

那赶车把式鞭鞘挥空软弱无力，车行也慢了下来，他不时握起瓷壶仰面痛饮。

车内忽传出一少年语声道：“罗大叔，看来大名府不远啦！”语音清脆响亮。

车把式不禁一怔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少年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不知道。”车行渐缓，罗大叔喝酒次数越来越多，显然地头已到了，罗大叔紧张之心情大

车把式嘿嘿轻笑道：“你老弟委实聪明！干什么还要跟随我东奔西跑，作我等护和会，抑或我等幸运得以安抵大名。”

黄叶飘飞，天空湛蓝，两只大雁从头顶飞掠而过。

车把式灌了半瓶酒，额角明显有汗水渗出，转眼间抵达城外，车把工猛挥一鞭，套车进了大名府城门。

和风肃杀，街道上行人寥落，套车经抵一条宽敞的大宅前。

车把式慢慢跨下车辕，用手揭开车蓬，低声唤道：“小老弟，到了。”

只见车内探身出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，满脸风尘，却掩不住英俊的面容。

他跨下车来，抬目望去，只觉此宅气派宏伟，朱门兽环两座石狮威风凛凛立于朱门两侧。后生道：“大叔，是这家不错么？”神色微微激动。

“错不了，正是这家。”车把式沉声答道：“老弟不可迟疑，俺代老弟敲门。”

车把式跨上石阶，伸手敲击兽环。

有顷，重门隆隆开启，现出一青衣中年管家，目光略含愠意，打量车把式一眼，正要开口，车把式忙道：“京中刘都老爷命小的护送这位严少爷来此，并带来一封亲笔手书，烦劳通禀贵上！”

青衣中年人微微一愕，改容笑道：“请容在下通禀，刘大人书信……”

车把式忙道：“在严少爷身上，须面陈贵上。”

青衣中年人面色微微一变，倏转笑容道：“严少爷请暂

候片刻！”抱了抱拳转身快步走入。

车把式黧然一笑，道：“老弟多加保重。”身形倏地飞起，落在马车上扬鞭疾驰而去。

片刻时分，那青衣中年人快步走来，道：“敝上有请……”

突然发现车把式已驾车离去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还有一位咧？”

严姓少年道：“在下已打发他回京了！”

他虽年幼，却说话神态无不中规中矩，气度使人心折，那青衣中年人哦了一声道：“请！”

严姓少年随着青衣中年人走去，只见客厅外站着一个龙眉虎目，银盆方脸，花白长须身着一袭暗蓝团花缎袍的六旬开外老者，暗道：“他就是乾坤八掌伏建龙么？”疾行了数步，一揖至地道：“晚生严晓星拜见许员外！”

老者呵呵大笑道：“不敢，请至客厅内叙话！”

严姓少年跨进大厅即取出一封书信递与老者道：“恭请许员外过目，书中便知在下来历！”

老者面色微变，接过书信拆阅。

阅未及半，老者已自面色大变，手是微微颤抖。

严姓少年偷观老者举止，微感诧异。

老者收好书信，面色已平复如初，含笑道：“老朽家居已久，武功荒废大半，何敢为人师，不过贤契暂请在寒舍作客，老朽必转为位名师。”说着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贤契令尊与黑道中人为仇，身遇暗算而死，但不知与何人为仇？可否见告。”

严姓少年目中一红，热泪盈眶，道：“晚生在京寄居族

叔家攻书，不明白父结仇内情，只知死在七星蛇芒钉下。”

老者惻然之色不禁油然而起，无限感慨道：“令尊侠肝义胆，威望卓著，西北道上无不翕然景仰，老朽虽封刀归隐，但对令尊久已有倾慕心意。”

严晓星目露诧异容道：“怎么许员外竟不认得先父么？”

老者长叹一声道：“令尊六年前因辣手摧毙一黑道枭雄，无意在死者身旁取得一本武功秘谱，因为这本武功秘谱系以藏文手抄，令尊一字不识，又不愿走漏风声，故托一位好友带交老朽……”

说时他目中发出闪烁奇光，苦笑了笑，接道：“令尊那位至友，也是老朽知己之交，因老朽习艺从师就在康藏，略谙藏文，为此之故他竟赶往老朽处，即在到达之晚他身遭暗箭身死，秘笈也不翼而飞，老朽亦身负重伤……”说时虎目不禁两行珠泪夺眶流出，语声哽咽沙哑道：“老朽愧以自明，宣称封刀归隐，从此武林中乾坤八掌伏建龙之名消失，迁来大名改为许南星，不料那秘笈竟种下令尊死因，为老朽亦带来祸劫。”

严晓星道：“那册秘笈不知为何人劫去？”

许南兴摇首苦笑道：“六年来老朽暗查此事，曾探悉一丝蛛丝马迹，这一点老朽至今困惑不解……”说着语声一顿重重击掌三下。

只见急急走来一老仆，道：“老爷，有何吩咐？”

许南兴道：“许福，你带这位严少爷去在后院客房居住，茶水饮食均由你伺候不可怠慢。”

老仆低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

许南兴向严晓星含笑道：“贤契远来劳顿，还须休息，

更因今日十四，明晚便是月圆之期，若不预为防范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好在来日方长，过了明晚，老朽与贤契再作谈如何？”

严晓星朝许南兴施一长揖道：“小侄遵命！”即随着许福身后走去。

许南兴面色陡的寒冷如水，如罩上一层阴霾，道：“秦琪进来！”

厅外一条人影疾闪而入，正是那领着严晓星进来的青衫中年人，道：“老爷子有何吩咐？”

许南兴道：“明晚强敌侵袭，老夫要斩尽杀绝，一个不留。”

秦琪道：“老爷子神威无敌，本宅高手如云，目下无忧。但不知明晚来犯强敌是何人物？”

许南兴突叹一声道：“尚难确知，不过老夫能断定乃杀害严天梁的主凶！”

秦琪道：“事出必有因，老爷子与严天梁并无丝毫瓜葛。”

许南兴闻言目中神光暴射，摄人心魄，冷笑道：“秦琪你还记得太极剑客赵振藩惨死之事么？”

秦琪不禁悚然色变道：“就是为了那本秘笈之事么？”

“不错。”许南兴沉声道：“越振藩死前已将那本秘笈失去，老朽恐惹祸烧身，为此封刀归隐，迁至大名。”

秦琪道：“属下明白了，当年九指鬼王死在严天梁手上时，其事杳无人知，但九指鬼王身怀那武功秘笈谅为另一凶邪闻悉，追踪九指鬼王行踪，事隔多年才探悉九指鬼王已死在严天梁手上，因而从严天梁身上追出越振藩及于老爷子。”

许南兴点点首道：“说得不错，明晚凶邪侵袭老夫自信握有胜券，但令老夫忧心的就是严晓星，他为老夫带来无穷后患。”

许南兴露惊容道：“许南兴乃严天梁后人，来此志在什么？”

许南兴道：“志在习艺，但他认定秘笈仍在老夫手中。”

许南兴略一沉吟道：“不如杀之，永除后患？”

许南兴面色一沉，道：“此事非同儿戏，岂可轻言杀人，何况京中齐大人知之甚详，稍一不慎，必惹来灭门大祸，老夫所以担忧者，恐严晓星之来身后尚有人策划，志在探悉那秘笈是否仍在老夫处……”说着长叹一声，轻道：“看来，老夫仍须以乾坤八掌伏建龙再出江湖了。”手掌一摆，示意秦琪离去，眉梢眼角泛出重忧。

严晓星躺在榻上睡得异常香甜，一晚未醒途中劳顿，直睡至午牌时分才起来。

他那间居室宽敞洁净，虽不华丽，却布置亦典雅，靠榻上方有一小圆窗通往邻室，但此室却在隔院，不知为何人居住。

老仆送上酒食饭菜及一盆清水，盥洗后退了出去。

严晓星用好酒饭后，只觉一股寂寞涌上心头，百无聊赖又倒在榻上瞑目沉思，蓦闻一缕琴音送入耳中，曼妙悠扬，韵律优美。

他睁开双眼，只觉那美妙琴音就从那小圆窗内送入，显然邻室住得有人。

半晌，琴声嘎然而止，只听得一声徐缓凄凉的苍老叹息。

严晓星不禁一怔，这声叹息蕴含着无比的凄凉，似久郁后才得舒伸，与流畅宣泄的琴韵顿成强烈的对比，‘村道：“隔邻究竟住的何人？他心情之苦闷竟逾于自己，宁非怪事？”

忽见一条娟秀人影由门外走入，却是一头梳丫髻的女童约莫十一二岁，剪水双眸、瑶鼻、樱唇，勾画出一个美人胎子，穿着一身碎花褂裤，望也不望严晓星一眼，娉娉婷婷走向桌前收拾杯筷菜肴。

严晓星一瞬不瞬地注视着女童，情不自尽地谢了一声。

女童脸上不禁升起两朵红云，噗嗤娇笑道：“这有什么好谢的，我是替爷爷来此收拾碗筷去厨下洗涮而已。”

严晓星唾了一声道：“你也姓许！”

许女童笑靥如花格格娇笑道：“自然我姓许，名叫飞琼，听我爷爷说，严公子在此作客要长住下来，以后有什么事叫我琼儿好了。”

“许飞琼！”严晓星怔得一怔道：“你爷爷取的名字很好听与天上仙女一般。”

许飞琼睨了严晓星一眼，一阵风似地走了出去。

严晓星只觉心灵中有种温馨感觉，默默凝望着许飞琼消逝在人影，久久才发出喟然轻叹。

人生本是奇妙的，际遇无常，严晓星本为弃武修文，而此刻竟因其父之死，又弃文修武来到大名，奔乾坤八掌伏建龙。

暮冥四合，秋风萧瑟，拂体顿生寒意，已是掌灯时分，老家人许福走入在案头点亮了一只粗如几臂的牛油巨烛，随着许飞琼已走入送上饭菜。

许飞琼盈盈一笑道：“严公子请用饭！”说后与许福退出室外。

他用饭之际，忽听得邻室窃窃私语声，其中之一似为许飞琼，语声甚低，分辨不出他们在说什么。

突感窗外送入一阵疾然微风，红烛欲熄又亮，只听阴恻恻一声冷笑道：“果然你在此家！”

严晓星不禁大骇，别面一望，只见一个面目森沉瘦长汉子，嘴角泛出一丝阴毒的阴笑，不禁骇然失色道：“尊驾是谁？”

瘦长汉子道：“你是严天梁之子么？嘿嘿，不愧为高人之后，神出鬼没，大爷一路追踪，数次均……”

忽地面色一变，施身倏地出掌。

眼前人影一花，腕脉疾麻，瘦长汉子一条右臂被五只钢勾扣住，面色大变。

来人正是乾坤八掌伏建龙，面寒如冰，沉声道：“尊驾夤夜侵入民宅，胆子未免忒大了点！”

秦琪忽夹而入，手指瘦长汉子道：“老爷子，此人就是好色贪花，无恶不作的关外刷盗夜猫毛彪。”

毛彪不禁胆寒魂落，奇痛彻骨，硬挺着冷笑道：“不料许善人家竟蓄养着内家高手，毛某有叟如盲误陷龙潭虎穴，不过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毛某并非冲着许大善人而来！”

伏建龙鼻中冷哼一声道：“毛老师，真人不打诳语，你从何处探知严公子落在许府内？”

毛彪道：“毛某等人探悉严天梁独子乔装出京，一路追踪，怎奈此子似是受了极高明指教，三易形貌，声东击西，竟把毛某等人搞得头晕眼花……”

伏建龙厉声道：“老夫问你怎探知严公子在此？”

毛彪目露怨毒神光道：“此乃碰巧，毛某等人心灰意懒之际，无意在对街酒肆中卖醉，与酒保闲谈起许善人善举轶事，今晨有一双驹马停在门前，发现有一少年叩门而入……”

秦冷冷一笑道：“所以毛老师心疑此子就是严天梁的后人。”

毛彪道：“不错，奉劝两闰，不如将此子让毛某带走，不然为许府带来灭门大祸。”

伏建龙右臂一伸，两指疾如电光石火点在毛彪的“期门”穴上。

毛彪眼前一黑，应指倒地。

秦琪道：“禀老爷子，毛彪似非杀害严天梁主凶同路人物，因他不知老爷子就是许南兴。”

伏建龙点点头道：“把毛彪带出去！”

秦琪一把挟起毛彪，迅疾如电掠出！

伏建龙望了严晓星一眼，欲言又止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贤契受惊了，慎勿外出。”转身快步离去。

严晓星镇定如恒，只微微叹息一声，忖道：“自己竟如此重要么？”

夜幕低垂，一轮明月悬挂当空，散发出清冷迷蒙光辉，许府门前长街上宛如积水空明。

对街酒肆中灯火通明，门府若市，食客们川流不息，蓦地门首走出秦琪。

只见秦琪向暗巷闪入，屋面上忽掠落两条鬼魅似的人影一前一后将秦琪阻住。

秦琪骇然变色道：“朋友，你我无怨无仇拦截在下为何？”

迎面一人冷笑道：“秦琪，速实话实说，那严……”

话尚未了，屋面上忽起了铮铮声响，拦阻秦琪两人忽闷哼一声，仆仆倒地。

屋面上飞落一条庞大如鸣般身形，向秦琪喝道：“速移尸灭迹！”

各挟起一具尸体，腾身拔起，栉比梳屋面上两条身影起落如飞，瞬眼落在城垣上已翻出城外而杳。

严晓星独自在室内默然付思着，但想的都是茫无头绪，只觉紊乱如麻，忽闻室外响起伏建龙宏亮的咳声，不禁缓缓立起。

乾坤八掌伏建龙已飘身走入，含笑道：“方才连累贤契受惊了，老朽已决定明晚过后离开大名……”

严晓星神色一惊，展齿欲问。

伏建龙手掌一摆，接道：“老朽此举于已于贤契均极为有利，江湖上乾坤八掌伏建龙重出之风声传开，凶邪绝不至将许南兴与伏建龙混为一谈，更不疑贤契藏在此处。”话声略略一顿，叹息一声道：“老朽再出江湖务必探明贤契血海大仇凶邪，及探出那本秘笈下落，要知老朽易名改姓后，每年外出两次查访杀害赵震藩仇家，六年于此，刻骨难忘。”说时目中泪光闪动。

严晓星暗道：“伏老英雄乃至情至性之人，所以含蕴不露者只因兹事体大，稍一不慎，即蹈杀身之祸。”触景生情亦流下两行清泪。

伏建龙用衣袖拭干眼泪，道：“贤契，老朽此刻传授你

内功吐纳之法扎好基本功夫，府中有一教武师，武功不逊于老朽在老朽未回之际，均由教武师代为指点，贤契根骨不凡，老朽必为你引荐一位武林高人为师。”说着将内功吐纳要诀详细指点后，翩然疾闪离去。

严晓星怀着一种莫名愉悦的情绪，依照伏建龙传授内功要穴吐纳周天后，只觉遍体舒泰无比，目光落向窗外，天色已是四更将残。

突闻一苍老语声道：“少年人，你真姓严么？”

严晓星蓦然一惊，循声望去，却见那小圆窗内探出一个乱发蓬松的老叟的头颅，须发如银，皱纹满脸，目光如炬，炯炯慑人，不禁点了点头答道：“在下正是姓严！”

“严天梁是你什么人？”

严晓星呆得一呆，道：“是先父！”

老叟哦了一声，目中眼光突奇低声道：“那么你要逃，不然你一条小命便要白白断送在此了！”

语声似蚊，却清晰送入耳内。

严晓星不禁楞住，只觉此话煞费疑猜茫然不知其解，忖道：“自己为什么要逃？”目光望去，那老叟乱发蓬松的头颅已消失无踪，不禁跌入一片沉思中。

这一日，严晓星只觉漫长如年，许飞琼进来过三次，一双灵活的双眸不时注视着严晓星，似为严晓星忧虑的面色所动，却未说话。

傍晚时分，许飞琼入内送上饭食，道：“严公子，是否为他老人家之话困扰？”手指着圆小窗内。

严晓星诧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继而面色如罩上一层阴霾，摇首凄然一笑，道：“我不知他为何叫我逃，又逃往何

处更是茫然不知？”

许飞琼水汪汪的双眸望着严晓星，笑道：“他老人家心地倒是顶慈祥，只是说话有时颠三倒四，疯疯颠颠。”

领室忽起了一声冷哼道：“谁说我老人家疯疯颠颠，琼儿，你带他过来。”

许飞琼陡现喜容，拉严晓星望外就跑。

严晓星只觉许飞琼拉着自己穿入一条暗巷中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七转八弯，许飞琼推开一扇木门，双双进入一间幽暗的小室内。

只见那银发蓬松的老叟目光炯炯坐在榻上。

严晓星发现通往自己住室的小圆窗，竟距老叟头顶四五丈高，不禁骇然，忖道：“原来此室如此低下，想必系许府秘密之处，无疑这老人具有一身武功。”

老叟冷冷一笑道：“少年人，老朽叫你逃并非无因，琼儿，你带他爬上假山洞内静观外面情景便知。”

许飞琼应了一声，领着严晓星走出房门，门外更是漆黑一片，穷尽目力，隐隐可见石阶，循着石阶踏上十数级已至顶端，只见一个洞隙，可见外面景物，原来是在一座假山之内。

假山外是一片庭园，常青乔木，芳草如茵，月华似水，映照一条直立的人影，却是那秦琪。

忽闻一声轻啸，庭园高墙外忽疾逾飞鸟掠落三人，均穿着一身白袍，面目阴寒如水，年岁均在四旬开外。

秦琪抱拳微微一笑道：“三位可是午刻时分掷刀寄柬之人么？”

中立白袍人面色惨白如纸，瘦长马脸，两颧高耸，鼻梁

上长有一颗豆大黑痣，嘴角噙着一丝阴笑，益显得不类生人乍睹之下不禁悚然战栗，闻言答道：“今晚到的不仅我天南三魔，尚有崆峒七煞，酆都双判。”

秦琪不禁脸色大变，背骨上不由泛起一缕奇寒，机伶伶打一寒噤，暗道：“怎么今晚来的均是些武林卓著盛名的凶邪，看来老爷子如应付无方，必身败名裂。”

严晓星忽闻身后送来老叟蚁音传声道：“少年人你要谨记，今晚所来凶邪均与令尊之死有莫大的干系。”

他闻声不禁心头一凜。只见中立白衫人又道：“伏建龙何在？”

秦琪闻言面色强作镇定，抱拳笑道：“原来是马大侠，小可秦琪在这许府内充当一名护院武师，敝东许南兴只是一名俗人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白袍人厉喝道：“许南兴就是伏建龙，巧言谎骗，休怨马某心辣手黑。”

秦琪哈哈大笑道：“敝东已于半月前上京作客，马大侠倘坚欲指鹿为马，小可虽是无名小卒，请划下道来，小可无不接，纵武功不济，死而无怨。”

南天三魔不禁一怔，互望了一眼，马姓白袍人阴阴一笑道：“要死容易，马某取你性命易如反掌，但须你尝点苦头使你吐实后再慢慢死去。”说着跨出一步，右臂缓缓伸出。

秦琪冷笑道：“且慢，小可昔年也曾闯荡江湖，武林知名人物多半均耳熟能详，乾坤八掌伏建龙威震大河南北，如真是敝东，今晚未必惧怕三位，就是小可无名末学，无奈吃了护院这碗饭，亦是宁折毋弯。”

这番话本是乾坤八掌伏建龙所调教，照常理来说南天三